



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漓江出版社

岑隆业卷

Zuo Jia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岑隆业卷

社



岑隆业，壮族，二级作家。1940年出生于广西西林。曾务农，做过临时工，还做过代课老师，后在县文化馆工作。先是搞民间

Eloia 岑隆业

简介

文学和戏剧，1984年起专攻小说。作品多在《人民文学》、《当代》、《小说选刊》发表，至今字数逾百余万，并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广西铜鼓奖。

编委会

顾问◎潘 琦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

主任◎阳建国

(广西新闻出版局局长)

副主任◎夏永翔

(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张 武

(漓江出版社社长)

冯 艺

(广西作家协会主席)

宋安群

(漓江出版社总编辑)

组稿统筹◎冯 艺 宋安群

编辑统筹◎张 武 宋安群

编 务◎庞俭克 金龙格

总 序

潘 琦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也被称为人学——写人,感人,教育人。作品总是通过塑造人物,描写自然的场景和语言交流去反映社会的风貌,表现时代的精神,抒发作者的情感,以达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广西这块美丽而神奇的红土地,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了一方文化,培育了一批文化人。可喜的是,从四十年代起,广西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崛起,他们积极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心,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谛听时代前进的足音,探寻新时代人们内心世界的变化,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把人民群众闪光的思想和高尚的行动化为艺术,创作出一大批在区内外有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一些典型形象,进入了祖国灿若群星的当代文学艺术典型的画廊。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广西文学创作的水平,是广西文坛宝贵的财富,受到党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为很好地推介优秀作品,保护这份经作家们辛勤劳动获得的宝贵财富,漓江出版社和广西作家协会一年前开始着手编辑这套

《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收集了全区 20 名资历较深、创作成果丰硕、作品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一部分作品，选编成集。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壮族作家陆地、韦其麟，京族作家李英敏以及瑶、侗、仫佬等民族作家。《丛书》包括小说、散文、杂感、诗歌、文艺随笔、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出书，一次推出种数之多，篇幅之大，这套丛书目前为广西之冠。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广西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成长的道路和他们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文学随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在创作内容、技巧、风格上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出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对祖国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些创作经验和有时代感的作品对现在从事创作的文学青年有一定的借鉴、学习、参考价值。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希望八桂大地涌现出更多的文学新人，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改革开放大潮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在召唤着我们的作家。我们在时代的召唤面前，应当毫不犹豫地迈开双脚，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那里有结构出色的文学作品的骨骼、血肉和灵魂，那里有铸造民族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学作品的旋律、色彩和音响，用我们的热情和智慧，去歌颂新事物，塑造新形象，表现新时代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精神风貌，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赞歌！

出版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篇总序，遵嘱写下这些文字与大家共勉。

目 录

闰腊月	(1)
木楼住客	(12)
日出处 月落处	(25)
缺耳铜鼓	(38)
鲩 王	(49)
放鞞失马坪	(65)
掘墓人白油	(78)
分 家	(97)
照 壁	(104)
寻找童谣	(113)
无果花·无花果	(120)
乳汁和羊瘪汤	(129)
羽人的困惑	(141)
外 家	(150)
没有鼓乐	(160)
太阳的颜色	(176)
野牛冲	(190)
蚁堆坟	(211)
洼树棺	(246)
牛头幡	(275)
后 记	(315)

闰 腊 月

腊月，本来就过得很迟缓。巴望和等待新年的焦躁，把日子捻得更细更长。逢闰年，多加一个月，更是熬煞人！

太阳孤独地悬在高深的灰蓝里，几朵云絮懒洋洋地浮在温吞的天幕上。村头路边的坪子，三棵拴马石一字排开，都向着太阳。左边有半截断墙，右边有一株老树桩，也都向着太阳立着。马哥头仁同年天天都凑到这里来，晒太阳，侃大山，说八字，打发日子，解缓心头的紧巴。

今个是暖冬，天天都出太阳，天天一个样。

最先来到的总是头把。脱下鞋子垫在头一棵拴马石上坐下。紧接二催也跟着到了。这人屁股是尖的，从来没坐定过，一来就跳到第二棵拴马石上蹲着，脚板是踮起的。压尾也要来的，但他总是磨磨蹭蹭，得过一阵子才到。他们是拜把的同年，他们的名字和排列次序是按当年赶马上路的规矩定下来的。吃上新年的一饼粽子，他们都六十整了。六十花甲转，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忧困和想望，还有记忆。

大路从上头的山嘴拐出来，又往下面的山嘴拐进去，漠漠地从他们跟前趟过。红泥土路铺上一层匀匀的尘沫，经常变换印在上面的蹄花和辙印。风一来红尘滚滚，阳光也变得黄蒙蒙的，很久很久才散尽。路上行人很少，只有那群狗在徜徉，不时刨起小团的灰尘。

头把眯着眼看远处的路，对二催说：你家的狗崽要留着等他。

二催愤然地：花的那只叫短头的偷去吃屎痢了，黄的黑的还在。看，在那呢。当然留给他啰。

他，他们指的是老马。老马在本地当过剿匪分队长、土改片长、区长、社长……后来调到地区去了。老马跟他们仨马哥头很有情缘，当年大搞运输，他就来当他们的队长，跟他们一起赶马帮上路，混得熟极了。熟得一个可以摸一个的胯下的家伙。听说这次老马要带工作队下来，回到他们这里来站最后一班岗，老马过了年也六十了，他们四个是同年生的，记得很清楚。他们还记得老马最爱吃狗肉。

一只黄的一只黑的两只不大不小的狗跑过来，围着二催转一圈，吠几声，摆摆尾，又离去，像特意来证明它们的存在和对主人的真诚。

要是那只花的还在，比这两只都大都肥。二催不无惋惜地说。失手的鱼都是最大的。

嗯，好吃不过八斤狗，一黄二黑，老马会高兴的。头把馋得先吞口水。狗肉比果子狸肉还好吃，这是老马说的。

他们天天等老马到来，路上有人影就仔细望。可惜，都不是老马。连那群狗也不见了，长长的一条路空荡荡的。

那老树桩，不知是否已完全枯死？光秃秃的没枝没叶，被另一棵寄生的树把它包缠起来，像个网兜兜着。寄生树也还未返青，也是光秃秃的。只有细心些看，才看出它根枝上一个个突出的芽苞，鼓胀地渗出润湿。树桩上的一个洞和寄生树的网兜造成了一个天然的信箱，乡邮员把邮件塞进这洞里，让村上人自个来取。迟到的压尾每次来聚，都是先到树洞里取邮件。邮件十有八九只是张小报。压尾一拿到报纸就看，看得津津有味，就读出声来，但出口的都是残缺不全的只言片语。只他懂，别人是不在意的。头把和二催都不太识字，对报纸历来不感兴趣。为此，还借报纸为题来奚落压尾。

压尾，是不是你的新婆娘怀上了，又不准超生，想从报纸上找个法子堕胎呀？二催说。二催的老婆变驼了，像只虾，他眼红压尾新结的婆娘。

老马吃嫩草，馋嘴吵，是不是你那年轻婆娘又缠你“午睡”一下？干吗到现在才来？头把的老伴倒还结实，只是到城里给女儿带小孩去了。他也眼红压尾的“艳福”。逗逗他，也解解自己的渴。

压尾原先的老伴前些年死的，新近才娶了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寡妇。哥们对他的取笑，他不动气也不搭腔，他是个“闷头鸡”。他只对着报纸自个说了句：“真打起来啰。”他说的是外国人的事。

打了？谁恶？头把说。

你老婆当然比你恶啰。二催是啃着这荤腥话题不放：不过，你也不差吵，人家不是说你头先的那个老婆是你压得太多才压死的吗？马儿是生来驮驮子的，可也不能天天压重货呀，是不？还得给马儿放放鞅啊。

压尾仍然是不还嘴的。他到第三块拴马石边，把头帕摘下，垫在上面，盘脚而坐。双脚便成了他的书案，他又看又读上了。

大路依然是空漠漠的没个人走，他们又记起老马要来的事。

报纸上写有老马要来的消息吗？头把将脖子伸长扭向压尾，问道。

登了，不过没指明是老马。压尾的记性特好，他说：冬月二十七那天的报纸。二版左下角，花边消息。

怎么？登了，竟然连老马这档人也不上名字？他不是组长吗？二催感到愤愤不平。

是呀，老马在哪处不是当头的？该不是你贪艳福干得亏了身子，头晕眼花，看不清，看漏了吧？头把说得很认真。

你得再好好查查看。

不信？我明天把人冬来的报纸全给你们拿来，你们自个看。真要是我看错看漏了，我割我左边的蛋蛋！压尾很自信，很为人家对

他的不信任而不满，有意难住这不太识字的俩哥们儿。

这帮编报纸的人也是……头把和二催怪罪压尾不得，只好拿别人泄愤。

太阳越来越小，但阳光却越来越暖，他们的脊背渐渐地痒了起来，头把的抓痒棍又派上了用场。抓痒棍是支竹片，头处用火弯成个拱，再刻成槽，酷似人的手指，把它从领口插下去，就可以抓痒，且能够无处不及，哪痒抓哪，痒少轻抓，痒多狠抓，很是顶用。头把抓得惬意。

快给我。见人抓痒，二催痒得更厉害，一边蹲着身子用衣裳搓背，一边伸手向头把索要那棍。快呀，想要租金不是？多少，我给！他就看不惯现下动动就讲钱，借此也发泄一下。

二催得了棍，使力抓几下也就过瘾了，立马又把棍子传给压尾。压尾接过，把它往后领口一插，却不抓，皱了皱眉头说：

说老马要来，这消息——

不是你头把说的吗？二催向着头把说。

我？！我是听压尾说的呀。头把把球踢给压尾。

我？！我也是听你二催说的。压尾把话又踢回给二催。转了个圈。

那又是谁说的？

老马给你们来过信吗？

我是没收到啰，你们俩谁收到？

我没有。

我也没有。

很叫人懊丧。老马要来的这件大事，竟是无根无据。他们也望老马来，巴望了整整一个冬天，望着路上的眼都望穿了。现下好多事不顺眼不顺心，惟有老马来才能治。他们都这么想的。

沉默一阵。天上的太阳钻进云朵后又钻出来。

有我们在，老马会来的。头把劝慰别人，也劝慰自己。

到新年，老马也六十了。干部六十就退下来了。压尾说。

现在还没过年呀，老马更应该来站这最后一班岗的。二催也不希望消息是谣传的。

六十不管事啊。头把感慨地。

到六十再说嘛。二催不服。他只记着过不过年的界限。

都是为了这闰年，多过一个月。压尾的意思不甚明确，说不清是咒这个闰还是夸这个闰。

闰哪月在哪月过不就是了吗？干吗要留到腊月？二催就是牢骚多。

本来，是闰四月的，可人们只管扳着指数过来，腊月过了却又过不成年，便只好闰腊月了。

挨着点，闰也过得。

也是。

嗯。

那就是新甲了。

说到新甲，说到六十，他们的心都又惊又喜。未来对他们陌生的，有新的希望也有新的忧虑。看八字的人说：“若要发，等新甲。”但也有说：“等新甲，人生塌。”他们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这是他们考虑最多的。

老马一定是“发”。头把遥祝远方的老马。

但愿如此。压尾点点头。

老马“发”，我们也沾光。二催说。他们的希望在老马身上。

可老马老不见来。

一天。压尾磨磨蹭蹭地到了，没坐上就说：地区工作组进村了。

来了？老马来了吗？

是有个姓马的，但不是老马，别人叫他小马，一个年轻小伙。

二催问道：是不是前些天到村民委主任家吃饭的那个洋小伙。

是，就是他，小马。

村民委前些天要跟二催买条狗招待客人。他不给。没想到客人会是工作队。

这个姓马的也爱吃狗肉？头把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地频频点头。而后问道：“你们看，这小马该是不是老马的儿子？”

话题说开，大家都乐意考虑这个可能性。

这小马长相如何？头把没见过这位小马。

脸庞倒也蛮像的。

个子比老马高大。

这就对了。头把说，老马是个苦出身，小时吃不饱，又扛重的挑沉的，把身子都压矮了。他儿子不受那份罪，当然要长得高大些。

说得有理，七八成是。二催历来是紧跟头把的。

值得考虑。压尾总是若即若离的样子。

八九不离十，要不这小马为何不到别的村去，偏偏到我们这里来扶贫？肯定是他阿爸叫他来的，老马会把我们哥们忘了那才怪呢。

也是。

嗯。

说着，真像是老马来了。

他们有一肚子话要说，忍不住了：

我先告他村民委主任一状，集体的杉木林，自己定指标，自己包，捞了，要不能买得起拖拉机？眼前这条路被抠得坑坑槽槽的满是尘土，就是那拖拉机造的孽。头把的目光从路上收回来，落在不远的一堆干马粪上，说：还有，平价化肥，都是他家亲戚兄弟得……马粪堆下蠕动着一只蜣螂。

二催抢过头把的话头，说：我先要他好好地治这帮小偷小摸。我家三只狗齐刷刷地一样肥，让短头的偷去一只花的……说狗狗到，黄黑那两只狗崽不知从何处钻出来，在二催的身边转一圈，吠几声，摆摆尾，才又离去。

压尾说：我要他们把我老伴的责任田拨到我家来。他娶了这婆娘来，责任田却还留在她儿子家，为此，他伤了不少脑筋。有时，他真有点怨分田到户这责任制，倒是老马在的那些年方便，大而化之，没这么多的操心事。

也只有说说而已，老马没听到，连小马也没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渐渐地，他们对小马不满了，说这小马不配是老马的儿子。

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云絮还是那些云絮，他们并不察觉，这阳光比前些天热辣些了，云絮也轻亮了不少，寄生树身上的芽苞也日渐多了起来。那支抓痒棍轮流使用的次数也变多变密了。他们仍旧天天聚到这地方来晒太阳，侃大山。坐的，蹲的，盘脚的，各自是各自的石头不变，姿势不变，话题也不变……闰腊月，怕它过，又嫌它过得太慢。

一天，二催的那两只狗例行完往日的“礼仪”，刚要离去，却又停了下来。原来有个生人。狗儿吠得很凶，却又不肯朝前，边吠边退回到主人的脚边，那生人倒一步步地走近过来。

瞎眼！二催用抓痒棍敲了狗儿各一下，把狗儿喝住。来人是小马。

老头子们，你们好。

他们仨，你望我，我望你，三张漠然的面孔，皮下隐隐地藏着惶然与戒备。

没事？

晒太阳。

我也没事，正好找人聊聊。小马没处坐，只好到断墙边去，一脚踏在墙头上，稍歇他的脚。他穿的是写满洋字码的白鞋，洋人穿的那种式样，看来不便宜。

想跟你们了解些问题。小马说完就掏出本子和笔。

不，我们六十不管事。是的，不闰，他们是六十了。

有事，找村民委。

六十不管事。

这小马脸庞倒有点像老马，但比老马高大得多，太洋气。他不像老马懂规矩。如果是老马，决不会直呼他们叫“老头子们”，老马开口就是“乡亲们”。再是，要调查了解问题，也不是这么直愣愣地开门见山，白白寡寡地就发言，还当着人面前记下来。老马如果想掏人家的话，就跟人家干活出大汗，混下同样的一身泥，还先问寒问暖，叙一番家常，拐个大弯，把你心里话套出来了你还不知道。这小马是嫩了点。他们处处把他跟老马比。

二催性急，直通通地问：小马同志，你阿爸是老马吗？

问得蹊跷，小马愣了一下，说：要不，我怎么会姓马？

他们仨对视一下。

小马不屑地笑了笑，换了踏在断墙上的脚，说：我们都跟父姓，不像你们这里，男嫁女家，儿子跟母姓。不过，这习俗对计划生育有利，有人写过这个内容的文章，登过报的。

嗯。压尾点点头，他记得有过这样的文章。

阳光静静的。

抓痒声很响，二催的一声咳嗽，炸雷似的刺耳。

拜拜。小马走了，吹着口哨。当然，他没能从他们嘴里了解到什么，小马也像是无所谓。

后来，小马不时来。这么几次后，二催的那两只狗也不见生了，见小马也不吠。小马一来，总是在断墙边站着，一只脚踏在墙上。

热得有点耐不住了，他们先后把棉袄脱下来，抱着，做出对应小马要来调查了解的样子。

可小马没跟他们调查了解什么，东扯西拉些闲话就走掉。走时，连拜拜也没说，口哨倒吹得很响。

嘴上不长毛，做事不牢。头把很不满。他认定，这小马真当他们是六十不管事了。还没过年呢，离六十也还有些日子呢。他心里想着，就感到委屈。

二催还是为他家的狗被盗的事告状无门而不快。这天，连狗儿也没有来行往日的“礼仪”。

眼看春耕就要到，压尾老婆的那份责任田还拨不过来。这事老梗在他的心里，连报纸也无心看了，外国人打仗，谁输谁赢跟他有个屁关系，他闷着，大半天没说一句话，直到这天散去……

再有些天就杀猪过年了。

明显，太阳比往日热辣得多了，天是湛蓝色的，那几朵云絮不知何时沉下来溶进远山的雾里去。跟以往有些不同。这天一天，不见压尾来。

后来才知道：压尾他老婆使他到乡里要谷种去了。头把和二催感到失落的索然。压尾在，他也不大说话，都是他俩唠的多。可是，压尾不在，他们说话像没多大意思，少个评判和公证，少个听众。以往，他们争得不分高低时，都取决于压尾这一票。可压尾不来。

狗日的，听老婆支使，谷种叫几个儿子去要不回来吗？

人家老婆还不比你把兄弟要紧？难怪人家。

头把和二催这天尽是议论压尾，像往日议论老马。

他们三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当了一辈子的马哥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千里万里的坎坎坷坷，日日夜夜的风餐露宿。九匹马三个人分成三把，头把在前，二催居中，压尾在后，永远是按这个队列走着，连他们这一生的名也这么叫的。头把总是不快不慢地走在前头，不紧不慌；二催性子急，老催前头的快走，吆喝后面的紧跟上，嗓子最大最响；压尾总是磨磨蹭蹭的慢悠悠的，常常拉下一段不大不小的距离。但前头的两把决不把后面的拉下，都要一起进入放鞘地……往事仿佛已经很遥远。回想起来，当年他们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特别是跟老马大会战，救饥荒，赶送军粮，更是拼着命干的。说真格的，真叫他们再像以前那样，他们也吃不消的，也不想回到那天天赶路的紧巴的日子去。那些日子把他们折腾得太累了。可他们偏偏爱回忆那些往事。

那支抓痒棍两人来回轮流抓，抓得背后的皮都辣。二催索性把它空插在后背的领口里，像压尾往常那样。

后来，小马来了。还跟着二催家的两只狗。小马笑咪咪地：

听说你们是马哥头？

竟然有人这样问他们。很让他们气愤和委屈。

二催忍不住冲着就说：是！他是头把，我是二催，还有，还有压尾。一队地道的马哥头！老马可以作证的，假了包换。

头把指着空着的第三块拴马石上说：还有压尾。我们仨，赶了一辈子的马。

是就好。小马说：天生桥水电站架高压线到广东、香港。高压线塔都建在山顶上，开不得车路，水泥、砂石、水、器材，都只能用马驮上山。工程处要我们村组织马驮队。你们行吗？这是很有捞头的活路。

当然行，什么样的货我们没运过？什么样的驮子我们不会绑不会勒？二催把胸膛拍得山响。

那就好。你们会捞到不少钱的。

把他也算上，头把指指那空着的拴马石。

小马蹲到断墙上，跟头把和二催东拉西扯地说闲话。

像马儿走热了蹄子，头把不知不觉地就把村民委主任的事说出来了：杉木林、平价化肥……正说时，二催干咳了一声，斜了他一眼，像是说：你不是六十不管事了吗？头把不服，倒把声音提高，一古脑地倒出来。他心里想：要到过年我才六十呢。

头把说罢，二催也说，说他的狗儿被偷的事，指着没被偷的那两只狗，咒个痛快。

后来，头把又替压尾把他那老婆的责任田的事也跟小马说：你就替他办办吧。

小马都点点头，但没拿出本子来记。头把和二催倒觉得不踏实，怕他记不住。末了小马说：